



飛雪迎春

列車在北國大地上奔馳。我被車廂裏濃濃的年味包圍着：座位上方，火紅的中國結懸掛在行李架上，靈動喜慶；車窗上，大紅色的年畫維妙維肖——肥碩的鯉魚、憨態可掬的大頭娃娃，令人目不暇給；座椅靠背處的廣告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字體的「福」字——隸書安靜祥和，楷書樂觀端莊，草書瀟灑隨性，我不禁暗暗慨嘆這中國人的年，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處處皆風景。這是一趟從北京開往吉林的高鐵列車，除夕這天，我一路向北。

車過山海關，天色暗了下來。村莊在大片的田野中轉瞬即逝，電線杆高高低低，在視野中閃過、消失。這一刻，遼闊、廣闊、開闊，彷彿一切形容博大的詞語，在這大地的胸懷裏都那麼蒼白和渺小。我能想到的是，在這個國度裏，我們所能擁有的，是一份多麼杳遠和厚重的自信和幸福。

進入吉林省境內，雪開始落了下來。天地蒼茫，大片的雪花在視野中飛旋，像極了天地間的舞者，在人類的眼眸中上演着春日的序曲。列車疾馳，狂牛似地撞開黑暗；雪花飛舞，時間似此時靜止。一些小站，列車匆匆而過，可雪花紛飛之中的站台，在漸去漸遠之中投射給我這個旅人以靜默的剪影，寂寥得那麼純美。

4個多小時的旅程，車廂裏的熱鬧歡快，車廂外的雪色茫茫，那麼和諧地交織在這個除夕之夜，印刻在我寶貴的生命歷程裏。當我在長春站下車，零下20多度的氣溫並未讓我感到太過寒冷，因為那雪一直下，一直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北國的空氣，清新，冷冽，我想到了梁曉聲的《人世間》，想到了殷秀梅那《我愛你塞北的雪》，那站台上的紅燈籠，眨呀眨的，像極了孩童的眼。

許多的詩詞、格言、警語，都在勸誡人們讀書當趁年少時。青少年時代，記性好，是讀書長知識的好時光。我少年時代，千方百計找書讀，讀過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風鬥古城》及《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等。當時秉燭夜讀、廢寢忘食的情景，恍在昨日。回想起來，閱讀這些書籍，獲益不淺。世界的精彩、歷史的宏壯、戰爭的正邪、人世的百態……在眼前聯翩翻轉，給自己的一生以豐厚的滋養。成人後在謀取稻粱之餘，癡情於文字，塗塗抹抹，竟然也出版了幾冊小書，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果」，顯然是受了年少時閱讀的陶染。

時節如流，一晃，已退休好些年，垂垂老矣。年老的日子怎麼過？各人有各人的過法。有的人樂在孫輩繞膝，盡享天倫之樂；有的人樂在相攜的老伴周遊大好河山，內地國外，不亦樂乎；有的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仍然在自己興趣的領域研究探索，著書立說，筆耕不輟。而如我這般被文學「蠱惑」多年的老者，離開職場之後，除了處理不得不面對的家事，參加一些情願或不情願的社會活動，間或得閒，也去風景秀美處所走走轉轉。然，更愜意的是終於有了可以從容掌控的大把的讀書時間。上班時，也曾不斷地購買書籍，書架日益地滿了，居所裏到處堆着書刊，可忙於生計，忙於應酬，家長裏短，一地雞毛，難有整塊的讀書時間，不少書本買來了，隨手翻了幾頁，便擱置一邊。



潘明珠

龍傳說啟示和實踐

甲辰龍年到來了，正是閱讀有關龍繪本的好時候。我在讀書會分享了最新版本《龍生九子》的繪本（徐萃文、武建華、張維彩繪圖），這是由中國民間傳說神話新編繪成的。

民間流傳「龍生九子，各有不同」，究竟有何不同？

給孩子們分享故事前，我讓大家先看其中的繪圖，以引發他們的視覺感受、好奇心和想像力。

果然，這招很有效，有個男生摸着自己的恐龍匙扣，奇怪地問：「畫中的龍寶寶怎麼看來不像龍呢？」我請學生再細緻觀察，注意找找，是否龍的長子，到老九子，他們每一個都有一條龍尾巴？九子有9個不同相貌，他們誰最威風神通？還是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本領呢？

學生們像玩遊戲般，開心地找出來了。之後，我才讓大家慢慢認識龍子的名字和特點；此繪本的作者，巧妙地把龍子的稱呼變成排序，用了一些對仗句式，以類似打油詩的文字作描述，更易讓學生在朗讀中更易認識各龍子的特點，



◆本地龍少年演元帥。作者供圖

如：「老大類龜喜負重、老二似鳥看得遠、老三吼聲震天響、老四像虎愛爭訟、老五腹大啥都吃、老六身長善引水、老七刀劍不離手、老八如獅定力足、老九銜環喜守門……」

這些龍的孩子，各有所長，但他們於發揮自己的能力時，也有運用錯誤之處；在成長的過程中，各自不斷學習，才能成才。此傳說故事對父母怎樣教養孩童有很大的啟示啊。中國人作為龍的傳人，要相信孩子，順應他們的脾性讓他們好好成長。最近喜遇我一個學生，他以前是我作文班的學生，個子小小的他，像變戲法般，時光機使他長成一翩翩好少年了；我開心又欣慰地見到他，於戲曲中心擔綱演出一個由100個少年兒童主演的大型粵劇《鐵馬金戈家國情》。

這個本地龍的孩子，他的成長和學習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實踐例子。那天總綵排，我專程去看他，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因我這個好學生，他演大元帥，他母親正是順着兒子的喜好及性格，延伸所學、展其所長，他自幼通過刻苦的鍛煉及豐富的體驗，終開竅悟道，難怪擔正大旗，值得讚許。無論閱讀繪本、登台演戲，認識龍文化乃我輩作為龍的傳人的美好事啊！



潘國森

潘基文祖根在中國

去年前聯合國秘書長（2007年至2016年在任）潘基文（1944年生）到河南滎陽市「季孫公文化公園」祭祖。聯合國秘書長雖然不可與帝制時代的君王比擬，但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地位崇高，或可算「名譽國際盟主」吧！潘氏始祖季孫公（周文王的幼子或文王幼子畢公高之子），其後人始封於潘國，後以國號為姓。史籍最早記載潘氏名人是春秋時代楚國諸位大夫，當是楚滅潘國之後，原潘國貴族「成功轉型」為楚臣，仍得享富貴。

朝鮮潘氏的始祖是五代宋初南唐國的忠臣潘佑（938年至973年），潘佑生於五代後晉天福三年，其時南唐已建國；卒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兩年後宋將曹彬滅南唐。南唐後主李煜（937年至978年）為一代詞宗，作為一國之君則負評甚多。潘佑以李煜生活奢侈，曾7次上疏勸諫無果，最終自縊明志。潘佑博學能文，長於論議。以今天的說法，曾是李煜的「文膽」，有兩篇《為李後主與南漢後主書》傳世。南漢後主劉鋹（924年至980年）與李煜都是亡國之君，無廟號謚號，史家概以後主稱之。潘佑第三子文

老來樂讀書



黃征輝

許多的詩詞、格言、警語，都在勸誡人們讀書當趁年少時。青少年時代，記性好，是讀書長知識的好時光。

我少年時代，千方百計找書讀，讀過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風鬥古城》及《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等。當時秉燭夜讀、廢寢忘食的情景，恍在昨日。回想起來，閱讀這些書籍，獲益不淺。世界的精彩、歷史的宏壯、戰爭的正邪、人世的百態……在眼前聯翩翻轉，給自己的一生以豐厚的滋養。成人後在謀取稻粱之餘，癡情於文字，塗塗抹抹，竟然也出版了幾冊小書，取得了一些微小的「成果」，顯然是受了年少時閱讀的陶染。

時節如流，一晃，已退休好些年，垂垂老矣。年老的日子怎麼過？各人有各人的過法。有的人樂在孫輩繞膝，盡享天倫之樂；有的人樂在相攜的老伴周遊大好河山，內地國外，不亦樂乎；有的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仍然在自己興趣的領域研究探索，著書立說，筆耕不輟。而如我這般被文學「蠱惑」多年的老者，離開職場之後，除了處理不得不面對的家事，參加一些情願或不情願的社會活動，間或得閒，也去風景秀美處所走走轉轉。然，更愜意的是終於有了可以從容掌控的大把的讀書時間。上班時，也曾不斷地購買書籍，書架日益地滿了，居所裏到處堆着書刊，可忙於生計，忙於應酬，家長裏短，一地雞毛，難有整塊的讀書時間，不少書本買來了，隨手翻了幾頁，便擱置一邊。

今年春某日，去原單位圖書資料室，在書架上巡駛，意外看到了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獲諾獎的《靜靜的頓河》。讀到過許多關於它的評說，心儀已久，卻覺得沒時間去賞讀。這也是長篇大著，140多萬字。現在要讀它，正逢其時。於是，毫不猶豫借回家。白日讀，晚間讀，甚而夜裏躺在床上舉着書本讀。對於哥薩克這個頗有幾分神秘色彩的族群，過去了解不多，這部長篇讀下來，對其就有了一定的認識。曾經有人批評過我國當代的作家，說他們都不會寫風景了。就我閱讀所及，感覺確有這個毛病，好像作家們都不善於描寫風景，或是他們不屑繪寫？而讀《靜靜的頓河》，可見其風景描摹比比皆是，且都寫得秀美迷人，刻畫細微，絕不重複。肖洛霍夫不僅寫出了頓河的幽靜，也寫出了它的雄渾、歷史烽煙與動人風光，讓人牢牢记住了俄羅斯土地上這條偉大的河流。

早年間，一度得閒便捧起《古文觀止》。對照着註釋和譯文，這些古代文章精華，讓人讀得如飲瓊漿玉液，遍體通泰。在中學課堂求知時，正值「文革」，兩年半語文課，攏共就上過一篇古文《觸龍說趙太后》。古典文學之營養嚴重匱乏，遇上了《古文觀止》，不啻一場經典文學的饕餮「惡補」。

歷代各類文選甚多，《古文觀止》之外，著名的尚有《昭明文選》。那些年也曾在大小書店詢問過有無此書出售，未能如願。去歲，得空在網上搜索，覓到了中華書局出版的六卷本《文選》，即是盼想許久的《昭明文選》。其為吾國現存最早、影響最深廣的一部《文選》，上起周代，下迄南朝梁代，選作品700餘篇，辭賦、詩歌、各體文章，琳瑯皆備。自到書之日起，但逢空暇，便隨手於架上抽出一卷，任性流覽，讀到精彩處，便停留下來，反覆摩挲，甚而執筆點點畫畫。其間，見到了曾經耳聞卻未親睹，或曾粗覽並未靜賞過的諸多精髓之作。譬如曹植的《洛神賦》：「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近日，在報紙上讀到台灣作家張曉風出版了散文新著《麝過春山草自香》。她的散文，在華人世界擁躉眾多，我也喜歡她優雅而睿智的才情。可是，過去由於事務忙亂，實在說，也沒集中讀她的作品，更沒作深入的品鑒。現在時間有了，好好買下張曉風的這本新書讀讀她吧。網絡時代為買書提供諸多方便。靜靜坐着吧，等待一本好書迅疾走近的簌簌聲響。



余似心

放棄的藝術感情

我有一位年輕畫友，經常和大伙兒合資請模特兒繪畫，只得二十來歲，自學肖像油畫，十分出色，畫了幾十年的「前輩」也自嘆不如。這年輕人有一習慣，每次作品完成後，如果認為不理想，便當場把畫上的顏料全部刮掉，留下畫布下次再用。其實他所謂的失敗之作，常是全場最佳的，大家都覺得十分可惜，但他總是那句：「不想讓壞的作品留下來，示人的只能是佳作！」

這當然是每個人的要求標準不同，每位藝術創作品者必然經過初學與成長的過程，在達至成功之前，誰不經過稚嫩與無數的失敗？誰能一蹴而就？這讓我想起畢加索，他16歲之時已能繪出技術精湛的人像畫，開始覺得沉悶，於是尋找更好玩的藝術路向，幸而他保留了那前期作品，讓後人能了



◆畢加索年輕時的自畫像。作者供圖



狸羨美

當情人碰上財神

今年的2月14日，既是情人節，也是大年初五。當情人節與迎財神狹路相逢會怎樣？答案是財神爺完勝。

早上起來，放眼朋友圈，是一片平日鮮有的熱鬧。只不過，連半個秀恩愛的都沒有，大家尤其是小年輕們，一個個都在忙着迎「五路財神」，有的甚至在九宮格中精心布置了道場，那滿溢的虔誠，把隔壁的愛情秒成了渣渣。

線下的傳統生意也印證着朋友圈並非虛境——有香港餐廳說，今年情人節晚餐只預訂出六成，而去年是滿的；內地花店業者在社交媒體上交流最多的問題是「今年情人節還做嗎？」

情人節遇冷，一方面與撞上春節假期當然大有關係。很多情侶正分別返鄉過年，「異地戀」影響發揮。但另一方面，這一代年輕人也確實正比他們所有的前輩更遠離愛情。甚至，有人形容是「殺死愛情」。

財神爺和情人節其實不衝突，但迎財神所代表的「事業」和情人節所代表的「愛情」，卻正被當年年輕人對立起來。「謝絕戀愛，專注搞錢」是愈來愈多年輕人推崇的準則。而印證這種思想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剛剛大熱的兩部現象級電視劇《繁花》和《新聞女王》，當中都有着共同的橋段——女人們全是「大女主」，全部摒棄了「戀愛腦」，在心愛的男人和事業之間全部毫不猶豫地選擇「搞錢」。而去年上映12天便斬獲23億元人民幣票房的《消失的她》，讓「戀愛腦」霸屏全網。有淘寶商家推出「罵醒戀愛



劉征

當我向左悲傷時，請來右邊安慰我

前陣子看了一部非常優秀的電影《編舟記》，講一個一事無成的人終於找到自己的事業——編詞典。潛台词應該是人人都有一個適合自己的事業，只是大多數人不知道或者終其一生也沒有發現自己最擅長的那件事，所以最終才對於自己的人生失去興趣。確切地說，不是對自己的人生失去興趣，而是對人生本身感到了某種絕望。

所以熱鬧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合不合適。因而這電影被拍出來好像專門跟這個世界唱反調。它當中的一切都很冷門。男主角的性格很內向，從事的行業是最容易被人忘記，又產出極低的詞典業。就連男主角的求愛方式也很冷門，他寫了一封情書，可這封情書誰也看不懂。總之，倘若你抱着花團錦簇的熱烈心情，你肯定看不得這樣的電影，覺得它實在太沉悶了。

不過這電影卻正因此而獲得了很多人喜愛。因為它既然不嚮往熱鬧，就自然顯得很細膩，當中的情節也就很動人。其中

最動人的情節發生在一起死亡事件當中。男主角夫妻參加完葬禮回到家以後，兩人都四目相對。忽然，男主角就把臉別在一邊去默默地啜泣起來。下一秒，這部電影最好的鏡頭就來了！只見那位妻子默默地站起身，卻不是走到丈夫的正面，而是繞到他的背後，用手摩挲撫慰他。

這電影很長，很多情節我都忘了，可是這個情節我卻一直忘不了。我在想，倘若擁有這樣一位妻子，誰也會倍感幸福吧。她這樣關心自己的丈夫，但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關心他，她是設身處地的想到了他的羞赧，並避免讓他為自己的情緒失控而難堪。我想這種讓人久久不能忘卻之處就在於這行動當中有着一種東方情韻。我們東方人向來都很沉默，不大願意直接去表達一種熱烈的感情。倒不是說激烈不好，只是它顯得太立即、太簡單了。真正的愛是一種延緩而來深沉的情感。就好比杜甫的《春夜喜雨》，最好的句子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兩句詩之所以妙，就在於「潛」和「無聲」幾個字。

何其美好，何其安寧，又何其動態。在不打擾當中進入，並使自己和對方成為一體。

這讓我想起了另一部很動人的電影片段，名字我都已經忘了，情節是一段愛情故事。一個長相十分英俊的男生愛上了一個女孩子，但他不確定對方是否也喜歡自己。於是，他就在人群裏偷偷地注視對方，那眼神既愛戀，又猶豫，而且還忘我。直到有一天，對方終於感知到了他的愛，原來她也一直愛着他！這故事很羅曼蒂克，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這個愛情故事的印象卻停留在那暗戀時注視的眼神。它是那樣複雜，當中有迷戀、猶豫、自卑、喜愛、狂妄等各種情感。在還沒有獲得愛的許可證之前，男主人公的愛既生動又立體。這時候的愛也是最有生命力的。

或許可以說，任何東西的存在都得小心翼翼地去呵護，當你這樣做了，你就很難不是一個細膩的人，細膩就代表着感知和被感知，而且是最撥動心弦的那種。

這兩句詩之所

以妙，就在於「潛」和「無聲」幾個字。

如此的「人間清醒」，確實不會過什麼勞民傷財的情人節，當然也更理解不了《甜蜜蜜》裏黎小軍和李翹那幽暗的情緒和人生的無奈，這題對他們太超綱了。但不超綱的心靈，真的好無聊啊。